

隨州志卷之十八

隨州知州張璠輯

藝文 文下

本朝

陳奇抱

明隨州判官余公傳

往明季十餘年間闖獻諸賊盤踞豫楚天下士大夫語次
偶及輒縮首咋舌以湯鑊火坑目之命官於楚則相引涕
泣以弔貸金錢買避就不得竟棄其官而湖以北中賊害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者莫隨若官之視隨較湯鑊火坑實甚崇正九年王公燾
來守畫策却賊賊引去明年復來攻孤城援兵不至城遂
陷公以身殉迨十三年徐公世淳莅任空城烏集安問苞
桑甫半載城陷公與賊戰死自是後羣盜蜂起去來不絕
一時有賊梳兵篋之謠閭左騷動民幾無以置其身一望
平野枕藉而斃者以谷量亡何余公以簽判自南來挺身
至止入其境蕭然升其堂闐然環視其左右纍纍然落葉
如晨星公喟然曰君臣之義無所逃爾東西南北惟命之
從湯鑊火坑吾直安為天堂福地耳今日者賊屯聚我

度劉我民人滅此朝食不再計矣頃賊遣驍勇數百騎
往來蹂躪公度我寡賊衆勿輕發謀是夜火攻襲之賊嘗
無噍類徼天之幸庶幾其有當乎計未成而賊已迫堂下
逼公索印公厲聲叱曰名器何物逆匪敢行無禮於命也
耶抗不與益怒罵賊遂刃公公至死罵不絕口一僕從後
躍起拔所佩刀欲刺賊賊併刃之嗚呼如公之忠烈可易
得哉履任將一日主僕相向而歿不惟公宜廟食是僕亦
塚傍要離耳時予讀書鹿門書院聞公之死宿三晝而後
至詢其事蹟老遷幼遁人民半非矣使不遇公病僕公之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事幾不傳嗚呼忠烈如公自足千古曾幾何時而湮沒無
聞後雖欲傳之亦孰從而傳之哉予思公不傳恐無以安
前之爲公者公不及今傳又無以風後之爲公者於是臨
風懷想而傳之公字聿塢更名熿池州府銅陵縣大通鎮
人也余氏世以文章貴顯東南魁元卿憲凡若而人而公
復翩翩以後譽特聞言論秀出人望之如張緒當年然負
性貴倨不屑下其偶人亦望而去領崇正乙亥拔貢越兩
子入南闈不售公鞅鞅不得意於文章思有以表其才
子鴻駿砥頽傲奈何命不如志就人萬不肯就之地一

再故舉而此寺獨慶其無災慶矣慶之可謂長矣明末兵
火後歲日久寺日圯人日窮厄懷達多之心鮮達多之力
將慮慶之莫得而長也

今順治初年一老衲出觸目堉敗若其身冒風雨弔百身
於莓苔之中若其衣蕩蕩乃露頂跣足暑寒不避燃指裂
臂極募之苦靡不歷人咸以長慶後身異之官施商施僧
施普發歡喜心于是先建大雄殿高廣有加次建三佛殿
進而地藏殿又進而西向者關帝殿殿北單房夾室傍大
殿左東向者大士殿殿北靜室禪房處大殿右越二十年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四

至康熙之乙巳歲乃大告成是慶之幾不得長者至此又
長矣毋寧茲卽如方人避亂周寺之山而垣之而堡之三
十年閒兵寇無寧暑卒無一夫遺害亦慶之徵也可誌感
憶長慶爲頭陀時卽具大願力可與山川與鬼神配而竟
以己名名之又無知識盡中具大知識知寺可千百年也
取己名二字義以標之是長慶之名傳長慶之寺傳後長
慶而俾長其慶者亦傳予記之以識長慶寺之始末並寺
始末之異

相有慶

隨陽讀史編序

戚先生亦遽與先大夫都門一見若平生權縱談千古罔不快意先大夫顧謂有度曰先生博通淹雅真若師也先生亦謂孺子可教由是得親承提命出泥入脂皆在先生鑪錘間今

上御極之二年有度獲登賢書明年春奏捷南宮越己丑

廷對除守隨莅事匝月卽編索所爲隨志修之將以謀不朽期過不報蓋隨當寇蕪頻仍後芹宮頽藻化爲茅棘卽有圖史且蕩爲飛塵矣顧安所得志林乎予爲歛歔感慨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五

者久之而先生適至先生嗜讀書案頭數卷經史略備因檢往蹟軼事山川風土景物之有係於隨者悉拈出以授有度曰是足補隨志之遺矣予受而讀之言皆有本事可傳世大足爲隨土增勝嗟乎歐陽公寓隨讀書凡十七年曾無片語益隨先生居不數月而成是編嘉與隨人士進德修業不將大有造於隨乎是編傳而凡聖帝名賢之蹟山川雲物之祥具足著於隨夫聖帝名賢山川雲物具足著於隨而隨人士必有興焉者隨且無志而有志矣先生益有道者也蓋無往而不引人勝地者也若徒謂其論贊

一倣史遷而出之則猶不足以知先生志

張之杜

重修報恩寺碑記

隋州古漢東地其城西南隅有報恩寺建自南唐傳至宋元豐式廓日增厥後明萬歷閒郡公肇修殿閣嵯峨園林圍固誠州南鉅觀也閱至甲乙年閒兵火灰燼百寺頽廢而報恩一寺獨巍然古道之側意者神靈擁護于其閒歟本朝住持仍襲幸逢我侯陳公撫莅茲土矢志創建卽設饌壇于寺中每月朔一率州之紳衿父老申講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六

聖諭因後殿傾頽新建地藏法堂鐘聲映徹遍覆無量每臨禪督諭矢志重新解囊佈金普設緣起多方勸輸竭終歲之力而不能致者不朞月飛甍紺碧靈鷲增輝謂非一時盛事歟

王岱

重修儒學碑記

漢東之學舊建東廓外自萬歷癸酉始遷內城與州治相隣地勢隆起氣脈完聚宜爲人文之鍾其後宮牆盡圯至順治戊戌直指李公過化斯土乃復鼎建時急于奏績

祭章創僅蔽風雨不數年又傾圮過半其于廟廡先賢之位初未嘗設也余自康熙五年承乏首蒞則蒿萊瓦礫滿目予是屢議修建皆阻于時勢於茲九載念余束髮詩書老面無成名教之地毫無裨益夙夜疚心適新刺史有同志惻然念黌序之廢也因鼓余新之余不敏不敢辭責惕然鳩同庠之士共勦厥事自十四年七月朔二日至於冬月早興夜寐始獲告成夫誦詩讀書之人爲根本地原無足以鳴勞然是役之艱難惟隨實倍他邑當水旱頻洊之餘值戎馬在郊之日俗旣頽謝士無鼓舞故錙銖毫末必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七

呼籲更番片瓦隻椽卽構求不易而水土力役無非斷舌焦唇一石未安不敢寧一椽未穩不敢息不啻精衛之填海愚公之徙山由是棟隆宇奐方知闕里之尊主設座新其仰官牆之潔考訂及門之賢而名號必確詳稽從祀之彥而位次無訛俎豆未光先成奠爵泮宮未肅豫設戟門一手一心矢公矢慎不敢沾名不敢辭議祗期無愧聖賢而已雖然古人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苟非刺史之同志而余事又幾阻此地之蒿萊如故也其區畫位置踵事增華者余雖有微勞亦復何有焉時之來觀者智者曰

賢父師之績不至此愚者曰非我良工之技不至此
曰非先聖之默相不至此俊彥曰非人文之當與不至此
然余架築不如工倕時佐工倕之巧負荷不如備役時逐
備役之羣是竭蹶而趨不過盡吾志也勵衆戒勤不過竭
吾力也腐毫竭墨不過畢吾誠也所謂勞力者也刺史勞
心者也請以其功歸之公退然曰此先生師弟積累之績
吾適躬逢其盛焉功不容泯安可無記

忠愛堂碑記

楚自兵燹後所在郡邑之治皆荆榛而漢東與中州接壤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凋殘倍他邑前此宰其地者當開創之會不遑粉飾取庇
風雨而聽治之所闕然高陽劉公莅茲土不二年政令一
新乃集其父老子弟而新其治之堂及其儀門二區用金
若干木石瓦甍若干力役若干始于丙午冬落成于丁未
夏題其堂曰忠愛思所以記之以其文屬余余登堂歷階
觀公之制而異之知公之有志於民也乃爲記曰宰古之
侯封也自封建廢爲郡縣雖其職司一邑而實爲牧民之
官上之澤不得下布惟宰是倚民之幽隱不能上聞惟宰
是特故宰與民獨親所以宣滯達情布上之威信德化

平之職民有饑寒疾痛得登宰之堂而呼嚮之民有冤抑
鬪爭得登宰之堂而聽平之故稱其名曰父母父母者親
之也名其庭曰公堂公堂者公之也詩曰介壽公堂此民
感懷眷戀不啻其家人父子酒漿拜舞一堂之內歡然望
其康且壽也此則忠愛之意也自後世視堂如傳舍燥溼
不悉徽絃屢更上不復有遺愛之風民不復有甘棠之愛
望公堂而有太息愁恨之聲無鼓舞歡歌之色所稱忠愛
者無有矣不獨失所以設宰之意並失所以設斯堂之意
茲劉公莅政未久而建是堂費不期集爲不告勞軒殿炳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九

煥可垂永久非以自私也後之官是者登斯堂也當思所
以設宰者欲以洞悉民隱宣滯達情以布威信德化焉當
思民之饑寒疾痛冤抑愁苦哀矜勿喜訟得其平焉庶無
負以民社付宰之故與宰居是堂及公重建是堂之故可
也

愚庭記

丁未七月王子葺其學舍之堂及其廊廡又以餘力築舍
於堂之右闢地四隅誅茅除穢塞其窪而削其埂中室三
蓋增其兩翼前開半軒後續簷廊列檻築垣窗南牖北而

覽隨適圖左史右而涼輿得宜顏其庭曰愚或曰愚者
賢達之所避忌禮法之士之所厭聞也而子何獨名之余
曰不然余自七八歲學爲聲詩爲古文詞爲制舉業爲二
氏百家諸術衆技積數十年而終老公車又含貞履潔守
正蹈直不欲苟合取容亦積數十年而官止學博世之通
顯利達者皆不類余而其售十倍又一瓊三易而無善地
辭炎就冷蓋欲以投閒乃一行束帶戴星履露日不遑食
曾賤吏之不若凡此者皆不愚之爲累非愚之爲累也使
其果能愚也耶口合而不張目張而不察耳開而不聞心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

具而不思四肢備而不骯髒侵假而化余爲鷄余因以求
時夜侵假而化余爲彈余因以求鴉鶚則余卽偃形折體
而不知又何噉噉若日月之行取人之俯仰乎老子曰大
智若愚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柳子
厚以愚名溪此皆能以智用愚余恨余之未逮也尙何
愚之爲諱乎

且園記

丙午七月余就漢東廣文之官寓城東祝融祠而廣文實
無官舍也於是僦民居久之遷祠廡幾與流遺偶而鬻

之側有隙地叢莽坑塹不可措趾余乃披徑入覺有可結
構者爲僑力開闢數月而園之規制出又越數月築室六
楹前庭後宅而園之規制愈出顏其宅曰愚庭旣已記之
所稱園者方圓各十丈種竹樹木蒔花菓積日累月而園
之規制成因名且園子弟請爲記以表乎且之義余方有
事僕僕未暇也至甲寅二月花朝念居是園者七八年園
之自余闢爲余有者久異時或聞且之名求其所爲園者
並不悉夫且之義園不其虛設乎園其爲余有乎園固非
余有而且之名終爲余有世固有地失而名存後之人猶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一

因名而思其人者是園之不可無記也記曰且者何聞之
春秋書次明乎徐而不疾也婉而不遽也且則有次之義
又公子荆居室之善每稱苟明乎知足不侈知止不盈且
則有苟之義又物之不備儀之不飾爲簡且則有簡之義
又暫而非久權而非經爲姑且則有姑之義夫余壯髮事
制舉公車者四十年其間運會之否泰人事之通塞風旱
之盛衰以及存亡聚散流離顛沛患難饑寒不知其幾而
始受此一羶無論同學少年登崇秩陟顯樞久已告老
車馬後主輩出躡清華踞高位者亦已功成身退是不

踏治躁進無須此數十年之久卽優游仕宦者進退
有餘而余止受此一鴆其爲不疾不遽庶幾近之此有
于次之義也當崇正之會青紫滿塗纓情好爵者陰鳴
和竈下中郎爛羊都尉如拾芥折枝而余僅守寒糲菜
飯絮茹蘖飲冰立廉隅而勵勁節我用我法吾愛吾鼎
不以改吾陶咏之適可謂知足則止此有取于苟之義也
余生平窮約又久經喪亂千金散盡一錢留看首楮本已
無盤茅屋支難一木余誅萊削棘填塹平坵向之沮洳隘
者遂坦然而舒寬然而衍旣容架築復可藝植室無軒澗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二

止蔽風雨椽椽簷桶雕琢不施垣墉戶庭丹彩不設楮留
舊本漸蔭成陰竹植新竿久因叢發花無名貴草止菊萱
可謂不備不飾此有取于簡之義也至于官舍如郵無空
張老之祝園林易變寧效平泉之癡李氏之東園漢東
不知其地况其他乎則余之官旣冷席園尤草萊可謂
而非久夫廣文之官多桑榆向暮升斗是沾傾頽一
孥百指糟牀醋甕收豕祝雞銳者計錙銖營子母因熱
沾餘瀝親炙手藉輿援衰者與碌碌子矜悻悻胥隸
杯酒結殷勤凡此近代廣文之經也若夫關閒園架幽

左經右史琴書精良筆硯古潔雅流高稱清言佳厥可
權而非經此有取于姑之義也凡此數者皆得且意與習
園合名之曰且園夫復何疑

梁宗極

重修五眼橋碑記

隨居萬山中溪澗繡錯爭先下注而州城北適當其下流
其近者自東北礮山來勢尤湍急每秋漲浩渺若江湖行
旅病之於是作輿梁以濟是爲五眼橋歷年滋久日漸傾
頽州之民嘆陰雨而窘輪將考往往而有歲壬午李公來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三

莅茲土人寧事息修廢舉墜爰行田原課耕農相陰陽觀
流泉見斯橋之廢慨然曰除道成梁王政有紀矧斯地爲
州北通衢亦民間利害所繫也乃詢輿論衆謀僉同遂自
割俸率屬之紳士爲更新計閱幾月工竣命余記之易有
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在益之願有孚惠心大得志也是
以世之盛也良有司振舉於上羣百姓鼓舞於下風行草
偃百廢俱興而一時播諸風謠登之史冊沐浴歌咏蓋不
第一再傳而已自長民者視居官爲傳舍率苟且目前
視

行久著夫豈鬱鬱久居此而身在信宿慮周百年
邑會不以牛刀靳從此商願出塗農安在野俗返淳
不謂非公之賜也乎是役也計日有幾計費若干費取
公工酬以值一錢一粒不糜民費工作力役之繁弗以爲
閭閻擾德甚懋焉今

天子首重循良往往取人於牧令中公且不日歸京師作
楫利濟蒼生不獨隨邑已也父老子弟睹斯橋也相與
遺蹤追舊德指而憶之曰斷隴荒坵是公會巡行而課
者也石梁古木是公所相度而鳩工者也子以傳子孫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四

傳孫世誦公德弗替卽以是爲我公之甘棠也可
劉俊

郡侯盧公新建永恩橋碑記

是橋之設也遠無所稽傳自明代兩爲修築歷今百有餘
年矣征徒郵遞寒暑晦明相與忘焉會不知有橋之樂也
又安知無橋之苦然其初橋小流細水勢尙分厥後源流
旣合加以師旅頻仍車馬雜踏而橋不勝水

今康熙乙卯夏傾圯始盡每一雨驟則洪濤漲溢征徒病
涉郵遞維艱不得已而繼之以板板數年而數易正慮經

久之難計也今郡侯盧公自撫隨以來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凡所以利人濟物者無不行之每一經此則惻然動念於是捐資鳩工恢其舊制而一工一石毫不取給民間且諄諄命俊往爲督理始於今年之孟春越月而告成成之日卽志

以擢同知開封府得無謂天人共懽感應不爽如是之符且捷耶今而後往來行人知無橋之苦而有橋之樂者伊誰之德我侯不日榮戟指中州矣攀轅卧轍已難復借請勒諸石異日行者居者過而見之以是爲遺愛可也以是爲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十五

朱奇生

鄰賢堂記

聞之居必擇鄰蓋甚重乎鄰也今不古若矣與今爲鄰何若與古爲鄰與今常人爲鄰何若與古賢人爲鄰取法昔賢以自勉而維持末俗其重又不知若何矣此余有鄰賢之說也隨東門內有二賢祠一祀春秋季子梁一祀宋歐陽公修由來久矣自有祠以來凡里中人出入於二賢之門遵循於二賢之路周旋於二賢之左右者雖欲不謂

鄰焉不可也祠左右闕曰朝湯右有廢址址後有臺臺下有池可釣可漚南則遠山屏列長河帶繞地雖僻隘然其風樸其俗慤其人淳蓋潛移於二賢之風誠擇鄰者所宜處也余家世居隨東偏每過其地輒低徊久之不能去丙子秋卜居於此闢地築室而堂成焉額曰鄰賢蓋私心竊慕於二賢欲自勉以維俗也噫豈易言哉季子謀國修政和民廬陵爲文變今復古上下千百年夙哉不可及矣余何人斯敢云鄰哉太史公曰詩有之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得仰行二賢出入遵循而周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六

旋之以磨礪其頑鈍而與今之俗共登於古也此余鄰賢之志歟孔子曰見賢思齊焉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則又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遊北山記

歲辛巳余館於北山唐王店齋後窻與山遙對距三四里巖如面立當晦明風雨烟雲杳靄出沒於空曠上下間奇譎變化朝暮之景各不同焉每推窻遙睇志切登臨未遑也時維九月烟霏雲歛天高日晶驚寒暑之推遷感物黃之代謝慨然欲升高以望乃偕及門四五人攜酒備步至

山麓奮遠以登不憚十武而趨嶺稍休又不數十武而
竭從遊者皆有難色余因偃休其間少定仰視山峯猶在
空際覺目前之所至甚卑也因思余之志此山久矣若畏
其難安於卑不中道而遂止其何以登峯造極憚風昔之
所志而無憾乎昔人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
地則不危循是道以登之無不可造其極也於是爲之徐
行爲之措足實地不憚迂迴數步一休如是者久之而登
峯矣造極矣憚風昔之所志而無憾矣峯之廣不一畝舊
有古寺但見敗壁頽垣荒榛叢草憇息無所稍下有巨石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七

如盤旁列小石卧者立者可坐可倚如几席然從遊者列
坐其間陳酒與饋從容論文旁及古今事酒酣情暢疑眸
遠矚茫曠無垠惟見蒼烟之氣橫亘天際渺渺乎不可見
也已而夕陽在山拂衣而下無息喘力竭之勞俄焉而至
山麓矣維時月印前川興盡而返抵館偃息追憶日間之
遊不禁穆然思憬然悟曰有是哉登山之道其卽爲學之
方乎始焉力竭者猶學之進銳退速也繼而徐行者深造
以道也措足實地者居易而不敢行險也終焉登峯造極
者止於至善也而不畏其難不安於卑者其志之不可磨

乎屢休而後至山峯者其上達之難乎俄焉而至山麓者
其下達之易乎夫是山也不過一方之巨觀非若羅浮天
台華嶽之奇偉險絕也而登之難如此况欲希蹤聖域如
所謂登東山泰山而小魯小天下者哉學者誠堅其志不
畏其難不安於卑以止於至善一如登山者之徐行而登
峯造極焉則是山也即作東山泰山觀焉可也二三子之
從吾遊也其亦知此意乎余之爲是記者以此

王雲翎

遷復隨州學宮碑記

隨州志

卷十八 藝文下

六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運充塞兩閒立極萬世我

國家建學自京師以達窮陬僻陋之區莫不欽崇而明威之

至神靈所依往往因地勢之宜以合衆心之所自感亦以

審陰陽而昭物軌宣治化也粵隨之學宮自有宋以來皆

置龍會門內鳳凰臺之右山水環帶規式宏隆昔之人士

多有可觀及明萬歷癸丑遷州治左掖地近園扉城市混

迤以後士氣漸湮鬱不振論者恨之理或然歟丁卯余由

漢上來攝是篆吏事頗劇今年春會官師及縉紳之族會

曰舊學宜遷復惟時其圖之趣與謀之卜筮由

